

朱民论亚洲经济及相关议题



朱民现任IMF总裁特别顾问。他此前为中国的央行——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，而在担任该职务之前，他曾是中国银行的高管，拥有十多年的商业银行从业经验。

朱民到任IMF后不久，IMF对外关系部的Dezhi Ma即与他进行了会面，探讨了亚洲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、全球经济议题，以及IMF同亚洲这个引领世界走出危机的地区之间的关系。

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（以下简称F&D）：您对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有何看法？

朱民：很明显，“新兴亚洲”的重要性日益凸显。2009年，美国GDP增速-2.4%，欧洲-4.8%；印度7.3%，中国高达8.7%。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亚洲，尤其是向“新兴亚洲”转移。我认为，这个模式至少会持续到下一个五年，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改变。

亚洲的另一个重要变化体现于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上，由于这次危机是从发达经济体开始的，因此亚洲输往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流量骤然降低。作为回应，亚洲地区间贸易往来得以加强。在未来，我相信发展中国家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将急剧增加，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中，“新兴亚洲”将成为核心组成部分。

由于“新兴亚洲”实现了强劲增长，而发达经济体正在经历相对较弱的增长，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层级多样、速度不一的复苏图景。此外，与发达经济体受困于财政困难不同，“新兴亚洲”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。我们因此可以预期，在全球资产重新分配中，亚洲会吸引更多资本流入。

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亚洲将进一步向未来

全球经济的中心迈进。

F&D：看来您对亚洲持乐观态度。那么，您认为该地区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是否面临重大挑战呢？

朱民：我对亚洲的未来及其增长前景感到乐观，但这并不说明我认为亚洲一切向好。实际上，亚洲面临着许多挑战。最近的这次危机告诉我们，亚洲并不是孤立的，它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一部分。从2008年四季度的资本大量出逃，到2009年一季度的贸易大幅缩水，都告诉我们亚洲需要做的事情很多。

第一，亚洲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增长模式。在相当程度上，亚洲还是出口导向。时移事易，亚洲需要转到以内需驱动的模式上来，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和可持续。

第二，金融部门改革势在必行，这次危机告诉我们，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金融部门，这也是亚洲缺失的。例如，亚洲仍未在深层次建立健全债券市场，而后者对长期融资具有绝对的重要性。亚洲在这方面已努力多年，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。

第三，亚洲需要妥善处置全球资本流动。在2010年和随后几年中，向“新兴亚洲”的资本流动会陡然增加，从而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巨大挑战。亚洲各经济体需要谨慎处理，拿出持久有效的政策。

因此，一方面，我对亚洲的增长前景感到乐观；而另一方面，我认为亚洲正面临着许多挑战。

对危机的看法

F&D: 您曾就职于私营部门, 如今又是决策者, 因此一定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, 那您对这次危机有着怎样的看法?

朱民: 从我在私营部门的从业经历来看, 我可以肯定地说,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家公司, 尤其是金融公司, 一定要有透明度和好的风险管理体系。尤其是, 它必须要有长期的目标, 而不仅仅只是短期的、追逐利润的目标。在金融部门, 如果你提供金融服务, 就要对整个社会承担起责任。

重新审视金融危机, 决策者可以引以为鉴的是, 如何在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二者间把握平衡。2007年底的情形表明, 金融部门过分庞大, 陷于自我服务而非服务于实体经济, 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。

从宏观角度看, 我想说, 审慎的宏观调控是摆在所有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。几乎所有的危机中都有流动性过剩的身影, 因此需要审慎的宏观调控来预防危机重演。我们学到的经验是要反周期操作。

纠正失衡

F&D: 各国应如何共同努力以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?

朱民: 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议题。世界经济已经被不平衡的问题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其中既有

“新兴亚洲”与发达经济体间的经常项目账户不平衡, 也有石油输出国与发达经济体间的不平衡。当不平衡的问题变得大而集中, 持久不去, 就真的成了难题。在过去五年中, 有一部分国家表现出持续性顺差, 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持续性逆差; 而在20年前,

“当不平衡的问题变得大而集中, 持久不去, 就真的成了难题。”

全球贸易赤字的22%是由排名全球前五位的国家分摊; 现在, 全球五个主要国家已经占全球贸易赤字的76%, 这真正令人担忧。

显然, 这需要全球通力合作解决。有多项目标需要完成。对赤字国家来说, 需要更少的消费和更多的储蓄, 以减少进口促进出口; 盈余国家则要刺激消费, 少出口, 多进口以达到平衡。

不过, 一个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全景必须要考虑到互补性的问题。当今世界并非均等发展, 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, 发展进程与生产产品的环节差异明显。一个例证是, 大多数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导, 而新兴市场国家则以制造业为先导, 这部分地反映了劳动力的全球分工。我们可以从持续而集中的失衡中看到这一问题, 而这种失衡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严肃议题。无论是再平衡还是实现互补, 都会使这个世界不仅拥有更高的生产力, 而且还具备更佳的可持续性。IMF而在这过程中应发挥核心作用。■

IMF在亚洲

F&D: 您怎样看待IMF在亚洲所发挥的作用?

朱民: 亚洲在IMF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 同样, IMF也在亚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我认为双方正在紧密且顺畅地开展合作。

IMF通过三个渠道在亚洲发挥着作用:

- 监督: 通过IMF“第四条磋商”以及“金融部门评估规划”进行监督。通过监督, 我们设法评估各国的国内金融和经济状况, 向其政府提供建议, 并助其构建增长能力。我们还以最终贷款人的身份向一些国家提供流动性。
- 能力建设: 亚洲是多样化的, 各个国家的需求也有着巨大差异。IMF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技术援助: 审慎宏观经济管理、增长建模、重塑结构平衡以及税收政策, 从而帮助各国政府应对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。
- 培训和教育: IMF在中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设有培训中心, 向其决策者提供许多课程, 以帮助各国增强其能力。

IMF对全球经济状况和金融部门有着深入的了解。IMF编写了《世界经济展望》、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》、《地区经济展望: 亚太地区》以及许多其他研究报告。这不仅帮助亚洲了解世界的其他地区, 还融入到了决策过程中。IMF还可以在亚洲做得更多, 因此它需要加强对亚洲的研究以及和该地区间的联系。

F&D: 您认为, 在IMF的工作中, 应如何反映出亚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?

朱民: 关于如何反映亚洲和中国日益提升的作用,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份额和话语权改革。在IMF内给予中国和亚洲更高的地位是正确的。但对IMF来说, 更重要的是更好地了解亚洲和中国, 并将后者的经验带给全世界。

为什么亚洲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? 亚洲有自己的经验和故事。IMF要发挥自身的作用, 将这些经验传递给其他新兴经济体, 甚至可能是其他发达经济体。同时, IMF可以也应该推动亚洲和中国走上世界舞台, 使其参与到全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。